

李一氓先生是老革命，又是文学家，还是一位谙熟版本目录

学的学者。一氓先生的随笔、序跋、读书记等主要集中在《存

在集》及其续编中。现将《存在集》和《存在集续编》中主

要与读书有关的若干文章汇集为《一氓书缘》，有的包含了

很高的史料价值，有的则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学养，意趣盎

然，颇得读书人喜爱。

李一氓

一氓书缘



C32

28

2007



一氓
书缘

李一氓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氓书缘 / 李一氓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7. 5
ISBN 978 - 7 - 108 - 02666 - 8

I. 一… II. 李… III. 读书笔记 IV. 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1222 号

责任编辑 曾 诚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 数 120 千字
印 数 0,001 - 5,000 册
定 价 18.50 元

出版说明

李一氓先生（1903—1990）是老革命，又是文学家，还是一位谙熟版本目录学的学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三联书店出版过竖排本《一氓题跋》、《存在集》、《存在集续编》等一氓先生的几部著作，其中《存在集》及其续编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氓先生晚年所写的随笔、序跋、读书记等，有的包含了很高的史料价值，有的则体现出深厚的学养，还有不少文章谈及书人书事，意趣盎然，颇得读书人喜爱。

我店八十年代出版的《存在集》现已极为稀见。今将《存在集》和《存在集续编》中主要与读书有关的若干篇章汇集为《一氓书缘》，大略按内容编次，改为横排出版，以飨今日读者。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12月

目次

1	试释汉族
12	孟子见梁惠王及其他
24	读书札记
24	读《李自成纪年附考》
27	读《越史丛考》
31	读《苏联大战略》
36	读《华严金师子章校释》
42	读《中国历史地图集》
48	读词札记
63	关于黄侃的词
67	题玉屏雪月图（张建中作）
68	明清画家黄山画册序
71	明清人游黄山记钞序
77	黄冈景苏园帖序
81	《钱君匋刻长跋巨印选》序
85	《雪窦寺志两种》序
92	《郑板桥判牒》序
98	明万历本《海内奇观》 （钞配本）书后

100	跋《花间集》明万历来行学 写刻袖珍本并附记
107	书崇祯来钦之刊陈洪绶绘 插图本《楚辞》后
116	书《蜀中广记》近钞本后
125	跋卢葵生山水画卷
129	书谭瑒青《聊园词》清稿本后 并记“谭家菜”
134	记康熙本《玉兔词》两本
138	文艺中处理历史上少数民族 关系的问题 ——京剧举例
158	读辽史 ——兼论《四郎探母》
188	谈《古本戏曲丛刊》的出版 ——兼怀郑西谛
192	论程砚秋
210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
224	征途食事

试释汉族

从社会发展史而论，中华民族必然有过旧和新的石器时代。今地下考古所证明的有许多类型的文化，如仰韶、龙山、齐家、青莲冈、良渚等等，大致均在今黄河流域。似乎可以说都是汉族的祖先。但古人类学所提及的“北京人”、“德阳人”、“元谋人”，恐怕就不是汉族了。

古老的传说，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地在今河北宣化，打败蚩尤之后始称帝。又说，黄帝炎帝争为帝，战于阪泉之野，地在今河北保定，黄帝灭炎帝。蚩尤、炎帝恐都不是夷族，不过古代三位酋长争为雄长而已。古书有“蚩尤古之诸侯也”的记载，可以说明问题。但今把蚩尤去掉，我们自称“黄帝子孙”；炎帝也很幸运，我们自称为“炎黄遗胄”。三代的第一代“夏”，即夏禹之夏，夏都阳城，今禹县；又都安邑，今夏县。夏

史目前还是传说成分多，但已和黄帝同等，作为汉族的代表，称“华夏”，如与非夏族相对称，则为“夷夏”；沿用至今。至于“华夏”之“华”，载在古书的，如《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传》：“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疏》：“华夏为中国也。”《左传》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故华为美好义。章太炎以为我国民族依华山而居，故名其国土曰“华”，恐未必然。

商周历史，虽有文字记载（甲骨文与金文），可不行，我们现时并不自称为“商人”、“殷人”、“商族”、“殷族”，也不自称为“周人”、“周族”。周后期，春秋之际，秦始终被称为“西戎”，不与中国盟会；楚则被称为“荆蛮”，甚至《诗经》中有《秦风》而无《楚风》，中原人认为它没文化。此时，中原各部族国家，变成多数，称“诸夏”，或“诸华”。战国时代，据《左传》、《淮南子》及《汉书》，都有“亡国五十二”的记载。为：戴、覃、遂、郛、舒、弦、温、黄、项、梁、邢、夔、江、六、庸、舒蓼、根牟、萧、潞氏、甲氏、留吁、郛、舒庸、郛、莱、偃阳、郛、舒鸠、赖、陆浑、巢、徐、沈、许、顿、胡、邓、息、耿、霍、魏、虢、虞、滑、蓼、郛瞞、肥、鼓、唐、曹、陈、吴。其中陆浑显然不是汉族，在淮水地区的各国则属于淮夷，

最后的吴亦当不是汉族。但今天就无所谓了。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我们不自称为秦人，但秦以后的西域各国却称我们为“秦”，China 之名，由此而得。

秦以后为汉。汉并非族称。先是，秦废封建为郡县，在今汉中设汉中郡。刘邦、项羽灭秦，刘邦到汉中任汉王。刘灭项，即定国名为汉。东西汉在北方和西北方进行领土扩张，威名大震。比邻国家或民族称汉人，意谓汉国之人，亦并非谓为汉族。

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诸国，如刘曜（匈奴族）、石勒（匈奴族）、苻坚（氐族），以据有两京及中原，自居为中国皇帝，反称东晋为“吴人”。另《晋书·匈奴传》仍沿《后汉书·南匈奴传》称：“于是南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此汉人意即汉朝人。但中原民族仍自称“华”、“夏”，《晋书·食货志》谓汉中“杂有獠户，富室者愿参夏人为婚，衣服、居处、语言殆与华人无别”。

从佛经翻译上可以找到一些证据。僧祐《出三藏记集》第一卷说：“或善胡义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高僧传·道安传》说“诸出（即翻译）为秦言”，《出三藏记集》卷十说“传（即翻译）胡为秦”，又说“法师（鸠摩罗什）于秦语大格”。但《高僧传》卷二

说：“什……转能汉言，音译流便。”《出三藏记集》卷七说：“（法护）手执胡本，口宣晋言。”《法显传》中涉及中原王朝地区，随文义分别称为“秦土”、“汉地”、“晋地”。

以上可见，这个时期对于中国的称谓还是很乱的。“汉”、“晋”自然指汉朝的汉、晋朝的晋；至于“秦”，在当时应指苻秦的秦，而不是秦始皇的秦。今天的汉语，也因朝代而异，可分别称作“汉言”、“秦言”、“晋言”，并没有被统一为汉族语言的意思。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说：“今日法师，唐梵二方，言词明达。”到了唐以后，就不讲“秦言”、“汉言”、“晋言”，而是讲“唐言”了。

大概在南北朝时，“汉”就赋予“汉族”之义了，因为北朝魏、北周统治者都是鲜卑族，故对所统治的北方居民，统称为“汉人”（或“汉儿”），语言则称为“汉语”。如《北齐书·神武纪上》，高欢称：“今以吾为王，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儿……”《通鉴》梁纪“汉儿”作“汉人”。《南齐书·魏虏传》“悉置彼官，使皆通虏、汉语，以为传译”，即以鲜卑（虏）语与汉语对称。《北齐书·高昂传》：“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昂对曰：散曹（高昂字）所将部曲……不减鲜卑，愿自领汉军，不烦更

配。”又：“一日刘贵与敖曹坐，外白沿河役夫多溺死，贵曰：一钱汉，随死之。敖曹怒，拔刀斫贵。”胡三省在“一钱汉”后注云：“言汉人之贱也。”《北齐书·恩倖传》：“韩凤以恩倖至高官……每朝士咨事……辄胥云：汉狗大不可耐，唯须杀却。”史书中记汉人为汉狗者，仅此一例。

到了隋唐，更是汉蕃不分了。唐朝气魄很大，边疆民族在唐任高级武将的甚多，如契苾何力、薛吐摩支、安禄山、哥舒翰、李光弼等。在战斗员构成上，这些人多领蕃汉兵混编的队伍。甚至郭子仪、郭虔瓘所率的队伍，亦系蕃汉兵混编而成，《唐书》上常称某某“率蕃汉兵”若干万。唐与吐蕃有时划定边界，则称蕃界、汉界，如西藏拉萨《唐甥舅联盟碑》文中，叠有蕃、汉字样，或分写，或联写。因此这些“蕃”字，不一定指某一边疆民族，而是指所有边疆少数民族，“汉”则指唐地及唐人，已自然具有汉地、汉族的意义。

“汉人”具有一种血统编民的法律意义，则为辽朝所特有，因为辽用两种法律统治人民，对契丹人用契丹法，对汉民用汉法（其实即宋法），故有必要区别两类法律对象。

蒙古族建立元朝之后，对中国的民族压迫制度特别明显，它把原在金境内的汉人，包括契丹、女真等，列

为第三等，而把后来征服的，原南宋境内的汉人，列为第四等。所以，在朱元璋起义时，能够利用这个压迫制度所存在的汉人的民族情绪，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至清代，则满汉对称，如尚书一职有满尚书、汉尚书之分。因此汉作为族称就肯定下来了，虽然还只有“汉”的说法，而没有“汉族”的说法。

至此，由刘邦所建的汉，从东晋向后，逐渐转而为中原人族称。但汉朝的经学称“汉学”，与宋朝义理之学“宋学”相对称；称中国医术为“汉医”，称中国药为“汉药”，则是另一种情况。至于外国人称中国学为 Sinology，则当译作“秦学”，现为方便起见，我们把它译为“汉学”。

秦则只有西方语言对音 Sino, China 还流传下来。而周秦以前文字，以及后来的较古的文言文，我们现在都称之为“古代汉语”了。

“炎”、“黄”、“夏”则只有文字意义，口语上已少用了，至于“华”，则五岭以南逐渐普遍使用，而很少称“汉”；北方则已普遍使用“汉”，而很少称“华”了。苏过《斜川集》卷二在论到海南黎事的时候，便“黎人”与“华人”对称，而不使用“汉人”一词。可见宋代在南方仍守“华”、“夷”之辨，而不是“汉”、“蕃”并列。近代则“华”的意义有发展，明显地具有中国意义

的族称，是“中华民族”，而不是“汉族”。如访“华”之“华”，意指中国，“华侨”、“华裔”、“华人”等，则指中国血统的人。华侨的商业同业组织，称“华商总会”。

“唐”则是一个遗留下来，有特殊意义，现时还在用的词，指中国，亦指家乡，唯华侨用之。如在美洲，华人聚居的地方称“唐人街”，一些老华侨仍着清朝衣服，称为“唐装”。而一般华侨又谓回中国为“回唐山”。

由于汉朝、汉人、汉族诸种情况的历史衍变，在语言中，汉有时并不特指汉朝、汉人、汉族等等，而是一个泛指名词，代替人——男人字义来用。如南北朝时的，“汉儿”、“一钱汉”、“汉狗”等上举各例。宋朝也是如此，如陆游有“此不了事汉”的记载（《老学庵笔记》），苏东坡称刘安世为“铁汉”。一般的如好汉，勇敢的男人；老汉，上了年纪的男人；醉汉，吃酒醉了的男人；汉子，意谓丈夫，从这个意义，又发展成野汉之类；懒汉，懒惰的男人；庄稼汉，种庄稼的男人。鲁迅还用过“四条汉子”一词，指四个男子。这些显然和“汉”的原意大不相干了。

自氏族社会、部落社会以来，由于方位的关系，主要在东北、正北、西北、正西、西南几个方面，中国各民族，在这三四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固定下来，为五十六个，其中汉族最大。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民族，从獬豸算起，就族称上讲，多数已不存在于现在这个民族舞台。就是这个獬豸，早已出现在金文上（见“友好鼎”），可并没有犬旁。这不能理解为这些民族已在现存中华民族细胞中消失了（有极少数可能消失了）。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基本上是通过军事手段，军事手段以后，就是大规模的迁徙。而这个融合，又基本上是融合于汉族。汉朝攻击匈奴的军事行动，把匈奴强分南北两部，降服了南匈奴，赶走了北匈奴。南匈奴又被南移到西河郡，即今天的内蒙南部接到吕梁山以西，至陕西宜川以北地区。经过近两千年的演变，可能这些南匈奴已逐渐融化到今天的汉族了。从317年西晋灭亡，到581年隋文帝取代北周，共约260年，是为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中国北方，一直到黄河流域，基本上是鲜卑族的天下。加上东魏、北周的汉化政策，其结果这个鲜卑族也极大可能融化到汉族了。唐朝当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代，汉蕃不分，打安禄山，打黄巢，都借用少数民族的武装力量，有名的如李克用父子，如李光弼，如叶护（回纥太子），而武装力量本身又是民族融合的一股不自觉的因素。与宋代并存的辽，是契丹族，曾统治燕云十六州的汉族农业区域；金是女真族，曾统治黄淮的中原汉族地区，这两族在元代就和北方的汉人共同被列入第三等级，可能逐渐

和汉族同化。但女真在东北的部分成为满族的祖先。元朝情况特殊，朱元璋打进北京时，元顺帝作为蒙古族首领，他们有一个退路，就北撤到原蒙古地区去了。同时在历史上它是一个大民族，所以至今还是中华民族的主要成员之一。辛亥革命以后，满族又另是一种情况，它没有聚居地区，皇室还有一个短时期依然居住在北京原清宫，特别是驻防的旗兵，也就改名换姓，散居在原地了，而且大致都汉化了。

辛亥革命以后，这个以武装强制的民族融合的长过程就算完成了。

这种融合，甚至从姓氏上也可以窥测到一点消息。少数民族改汉姓，可以从好多少数民族双姓今天都不见了或不大见了推论原因。常见的汉人双姓如司马、司徒、诸葛、欧阳、长孙、上官等，人口登记册上还不会少。但少数民族的双姓，如尉迟、耶律、拓跋、宇文、慕容、呼延、尔朱、斛斯、贺拔、独孤、库狄、斛律、鲜于、赫连、豆卢、贺若、乞伏、沮渠、完颜……就很少在人口登记册上查得到了。举个例子：北朝魏王族的拓跋氏，为鲜卑族，改姓元；北周推行汉化政策，可能鲜卑族的人都改了汉姓。隋末有名的王世充（字行满）就是西域胡人，史称其“卷发豺声”。契丹族的耶律，入元以后，仍有姓耶律的著名人物，如耶律楚材，明以

后就很少见了。据说北京有些姓律的居民，就是原耶律姓简化的，如与四大名旦同时的旦角律佩芳，自称为旗人，可能为“耶律佩芳”。元顺帝退出北京北撤时，在南方的蒙古人、色目人都来不及走了，只能就地当老百姓，如湖南有维吾尔族人，历史学家翦伯赞就是。清朝例子更多，诗人法式善，蒙古族，蒙姓原为乌尔吉。齐燕铭同志也是蒙古族人，已改汉姓齐。收藏家景朴孙，蒙古族人，原姓完颜。满族作家震钧，辛亥革命后改姓唐名宴，字元素。关向应同志亦是满族人，其姓关，当亦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辛亥革命后，原驻防成都、杭州的旗兵，绝大部分留在原地，改汉姓汉名，恐今已自称为成都人、杭州人了。这种情况，大致均发生在激烈的武装斗争、改朝换代之后，是很自然的。

现在，除蒙古族有蒙古姓名，新疆各族有本民族的姓名，藏族有其姓名之外，东北各族，宁夏回族，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各西南民族就基本都是汉姓汉名，也有保持原姓的，如刀美兰，虽属傣族，但仍承汉名，生活也相当汉化了。

其实汉族融合中，不仅有周围的少数民族因素，即远地区的外国人，亦以汉姓而居留中国成为汉族人。如泉州的蒲姓，其远祖是阿拉伯人；宋时，在开封原有十七姓，清初为李、艾、赵、张、高、金、石七姓，现还

有张、高、石、李几姓是犹太人的后裔；福建萨姓是萨都刺的后人；五代时成都有李珣，《花间集》的作者之一，原是波斯人，《十国春秋》有传。唐时和李白有交往，并在唐王驾前为臣的晁衡，是日本人。唐时，在长安从事佛经翻译工作的大师，多属小亚细亚各国和印度人。当然，这不能理解为一用汉姓汉名就是汉族人了。我只想说明有些民族汉化以后，要找出它的远祖的血缘关系，是比较困难的了。今天要在中国土地上，找出一个村庄或城镇，自黄帝以来，就一直还是百分之百的汉族，恐怕是不会有事了。

由于中原汉族的文化发达、经济发达，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高，在民族融合中，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可能更大，但它是正常而缓慢地进行着，不像军事斗争、政治斗争那样的急剧。这其间的变化过程，这里暂置而不论了。

汉族的成长历史就是如此，在中华民族内，把汉族发展史和其他各民族发展史割裂开来，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把它们对立起来，就更加错误了。

原载《文史知识》1984年8月第八期